

■风物人情

一唱雄鸡天下白

写在义乌“鸡鸣阁”建成开放前夕

□ 何建农

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。作为义乌新的城市地标性文化项目——“鸡鸣阁”建设工程即将全面完成并对外开放。这项工程于2016年4月18日开工,2017年8月16日结顶,2020年1月17日,鸡鸣阁主体正式建成并实现常态化亮灯。



义乌鸡鸣山地处江东,是主城区唯一的自然高点,也是义乌城市规划结构中重要的交通和景观节点,鸡鸣山上的“鸡鸣阁”是一座具有标识性的景观建筑。总体设计兼顾传统与现代,以彰显义乌历史的悠久和寄于山水的义乌文化,沿袭与鸡鸣山相关联的那些习俗和活动,同时也体现当代义乌精神内涵。

“鸡鸣阁”总建筑面积2020平方米。其中主楼建筑面积1480平方米,楼顶木构部分面积288平方米,群房建筑面积540平方米,建筑占地面积900平方米,庭院面积360平方米,主楼台基一层,台基以上五层,山顶平台以

“鸡鸣阁”载体鸡鸣山位于义乌江东,是大盘山余脉分支之一,海拔123.6米。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助理傅健介绍,鸡鸣山的得名历史记载有三种说法。

第一种说法认为鸡鸣山始于汉。旧志记载“鸡鸣山:昔有金鸡鸣其上,群鸡皆鸣,故名。山高五十丈,前瞰县郭,傍临大溪。”金鸡是传说中的神鸡,居东方扶桑山上,率天下之鸡报晓。“盖扶桑山有玉鸡,玉鸡鸣则金鸡鸣,金鸡鸣则石鸡鸣,石鸡鸣则天下之鸡鸣悉鸣,则潮水应之矣”。

第二种说法则始于晋。据清代义乌志书记载:“鸡鸣山:去云黄而东,山曰‘鸡鸣’。《县志》称‘凉月高秋’,尝有金鸡鸣其上,或曰‘此二皇所遗丹,光形如金凤凰’。”“二皇所遗丹”中的“二皇”,是指皇初平、皇初起两兄弟,他们是今义乌赤岸人。二皇在金华山上修道炼丹,在宋朝时,仍有丹灶、丹井等遗迹可寻。

“鸡鸣阁”赏析

上三层,建筑底板至正脊高度40米,山顶平台至正脊高度25米。在不同高度设置观景空间。由下而上分别为台基层、庭院层、廊桥层、虹桥层,山顶之上的木构楼阁作为主要观景层,设“飞阁厅”和“金凤厅”。

“鸡鸣阁”设计理念围绕“雄鸡”主题,选用鸡形鸂鶒、宝顶和瓦当,以黄铜贴金锻造;木构部分的牛腿、戗头等雕刻凤凰纹样,展现东阳木雕艺术。楼、桥、亭、台的组合,化整为零,弱化了建筑体量。布局组合顺应山势,层台累榭,盘旋而上,宛如栖息在山顶的凤凰,象征着“凤头”的主楼成为至高点。

鸡鸣山历史

在宋朝时,仍有丹灶、丹井等遗迹可寻。

第三种说法始于唐:唐崔智韬逐化虎之妇至此山闻鸡鸣,故名,即为曲折离奇的“虎皮井”故事。“唐崔智韬游义乌,宿双柏驿(双柏驿:在义乌县城东四十步,唐名双柏驿,宋名义乌驿),有妇枕虎皮寝。智韬窃其皮,投井中,妇乃从,适他郡,生三子。智韬登第赴官,再来几十年,偶语及之,妇夜半取虎皮,蒙之成虎,啖三子而去,智韬仗剑追之,鸡鸣不见,遂名其地为鸡鸣山。”

虎皮井故事是从唐人薛用弱著的《异记》中“崔韬”故事脱胎而来,它和同书中“邬涛”的故事,共同构成清代蒲松龄名著《聊斋志异》中“画皮”故事的原型。

此外,民间还有一个关于鸡鸣山的传说。据说当年朱元璋与元兵交战,朱兵失利,败退到鸡鸣山时,正好是凌晨,群鸡报晓,因名鸡鸣山。

“鸡鸣阁”名缘

鸡鸣山的文化更加厚重。鸡鸣山上的鸡鸣阁在青山绿水、蓝天白云、美丽天际线的映衬下,又将是一个现代义乌新的文化地标。

2014年仲春,我市召开鸡鸣山建楼阁命名征求意见座谈会,充分听取、征集了专家、学者与市民的意见。笔者也作为与会者之一,参加了座谈会。几经商讨,最后选定了“鸡鸣阁”。

鸡是十二生肖之一,象征

山顶平台以上部分采用精美的传统木构形式,玲珑而轻盈,层层出挑的斗拱配合升起的翼角,表现出凤凰腾飞的感觉。建筑衔接原有登山流线,入口平台将登山流线和登阁流线组织在一起,采用传统木结构和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方式。台基层至山顶平台层设楼梯贯通上下,至山顶平台以上木结构楼阁部分设置传统木楼梯。

山顶平台提供了天然的空中观赏位置,能够近距离观赏楼阁顶部精美的传统木构工艺。设计以架空形式,尽可能减少对现有山体植被的破坏,形成“空中楼阁”的感觉,丰富了观景效果的空间层次。

由此可见,鸡鸣山历史悠久,在义乌人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。而且,鸡鸣山也是一座文化名山,在历史上与众多的文化名人有关。如南宋词人朱敦儒,宋时义乌周姓之始祖、曾任江西抚州太守的周勇,明初义乌神医楼汝璋等等。

到了明朝,鸡鸣山还是重阳节邑人登高之处。这一历史记录,早在天顺五年(1461)编修的全国一统志书里就已出现。“鸡鸣山:……上有小亭,九日,邑大夫毕会于此,又名登高台。”

到了清代,青岩文人刘村人刘元震,写有《游鸡鸣山记》一文,赞美鸡鸣山的美景:“鸡鸣山峙东江之左,屈曲盘旋;来若无因,止若无去;突者若螺,垂者若带。”证明鸡鸣山是古代达官贵人、文人隐士怡情山水的好去处。而清代刘元震的诗文和民国时的《鸡鸣山》木版画,可能是古代义乌留给今天的我们关于鸡鸣山文学和形象最后的回响。

吉祥。在自然生物界中由于形体和特性,鸡具有崇高地位,被誉为“德禽”。《韩诗外传》称:“头戴冠,文也。足搏距,武也。见敌敢斗,勇也。见食相呼,义也。守夜不失时,信也。”鸡集文、武、勇、义、信五种美德于一身,曰:“鸡五德”。众多名人雅士、大家学者都奉为艺术创作好题材。鸡的文化深厚、广众、含蓄、明亮、喜庆。而鸡鸣山上鸡鸣阁,平白、贴切、自然、响亮、光明。游而思之,回味无穷。

■民风民俗

犍角与牧童

“弹弹碓,弹弹碓,弹碓——碓——碓——碓,弹弹碓。”每当春暖花开,桃红柳绿,清明节来临之际,义东北一带就会响起嘹亮而如冲锋号般的犍角声。

何为“犍角”?

它是顽皮的牧童用树皮制作的一种“乐器”。由小指般粗的杨柳树或香椿树的树皮,做成的“叫子”,再加上乌桕树皮或香椿树皮带子卷起伏如牛角形的一种特制的“号角”。

“耕牛是个宝,生产少不了。”在尚未实行农业机械化前,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养有四五头耕牛。而生产队的耕牛,大多承包给有小孩的农户饲养,因为耕牛需要每天进行放养,而小孩正好担此重任。承包饲养耕牛农户的养牛报酬,则是根据牛栏肥的数量“记工分”进行兑现。

五十年前,是我国物质最为匮乏的年代。大多数家庭,一年四季中只有逢年过节,才去买肉吃。除了过大年,家家户户大多只有在清明冬至时才会去买肉。买肉的目的,一是祭祖做祭祀品,二是熬猪大油,三才是解馋。

正因为一年当中很少能吃到肉,所以放牧的小朋友就特别想吃肉。而勤俭持家的家长们在清明冬至节祭完列祖列宗后,也舍不得马上将肉大快朵颐,常常放在碗橱内,以备客人来访。

不知从何年开始,顽皮的牧童在清明节前做起“犍角”吹奏时,竟然编起了饽肉的清明节儿歌:“弹弹碓,弹弹碓,清明有肉配,阿拉妈妈没有给我配,摆进碗橱让猫背(叨走之意)……”

这首饽肉的儿歌,义东北一带之前非常流行,60岁以上的老人也都很熟悉。

今年清明前夕,笔者所在村——苏溪镇后店村大水地自然村的几位老年村民,依照惯例又用树皮卷起了“犍角”。悠扬而又动听的犍角声,不仅招引着小朋友的追捧,并且又勾起了多位老年朋友对儿时的回忆。

笔者10来岁时,常常跟着比自己年长几岁的放牛娃割草。每当清明节到来之际,几个小朋友都跟着“大朋友”制作犍角吹奏。

记忆犹新的是,吹奏犍角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制作犍角都在清明节前几天,吹奏犍角必须在清明节当天太阳升起前结束,并把犍角拆掉扔在田野中。有何缘故,笔者一直不明。

记得有一年清明节,村里的放牛娃一大早就牵着牛,吹奏着犍角去放牛了。我家不是养牛户,我就牵着羊儿,吹奏着犍角去放羊。遗憾的是,耕牛是会吃露水草的,羊儿却不吃露水草。

现年69岁的胡荣福,是60年前大水地村的放牛娃之一,对“犍角”情有独钟。他从放牛娃开始,除了参军入伍的6年外,几乎年年都少不了这个“科目”。笔者探究“为何吹奏‘犍角’必须在清明节当天太阳升起前结束”的问题时,他详细道出了其中的奥妙。

牛,是圈养在牛栏内的。随着清明节的到来,气温一天天变热,牛栏内的蚊子苍蝇也越来越多。吹奏犍角的目的,就是把牛栏内的蚊蝇吸引到野外去。太阳升起前结束吹奏,就是不把蚊蝇带回牛栏。

胡木水

■俗语乡音

《十字谣》 七十年前学会的儿歌

儿歌,韵味悠长,通俗好记,是一种百姓喜闻乐唱的歌词形式,也是很好的少年儿童启蒙教材。比如仅有20字的《十字谣》,我6岁时就学会了吟诵歌词,时光过去了70年,但仍旧深留在脑海里。

1948年,我们村办起了学堂,请来一位姓楼的教书先生。那时,学堂里的课桌和座椅都是学生自己带的,大小不一,高高低低。当年,我才六岁,同学有八九岁的,也有十多岁的,有大有小或高或矮,大家同坐一起同一班级,很是参差不齐。

起先,学堂里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,老师不用教本,学生也没有课本,教学的只是一些启蒙教育而已。但唱歌谣却是一门不可少的课程。我们学习的第一首儿歌就是《十字谣》: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,楼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”

楼老师一遍又一遍吟唱,同学们放开歌喉跟着一遍又一遍朗诵。接着,老师又对这20个字作了深一层讲述: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十个数字,算术里又写成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,后一个数字都比前一个数大1,而10后面的数字11、12、13、14……一直可以无穷尽地延伸下去;逢十进位的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……这些是数位,而“里”“家”“座”和“枝”就是四个量词了。

《十字谣》寥寥数语,却描述出了一幅绚丽精彩的《乡村多娇图》:一路走来,只见冒着炊烟的村庄里,乡民们平安和谐地生活着,处处繁花似锦,风景秀丽,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楼老师有声有色的描绘,大大加深了学生们的印象。

几天后,楼老师要学生们带来墨、砚、毛笔和纸。老师发给大家每人一张样纸,样纸上写着《十字谣》的20个字,把这张样纸放在自备白纸的下面,白纸上可以依稀看见一点字影子。他要学生用右手紧握毛笔蘸取砚台里的墨汁,在白纸上照影写字。起先,大家都不会写,楼老师就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大手握着手教写。一再再再三,功夫不负有心人,通过几天的努力,同学们都学会了写毛笔字,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了。

后来,楼老师又发给同学们有24个格子的空白“试卷”,要大家在上面默写出《十字谣》和自己的名字。下一堂课,老师捧着批改过的“试卷”和一篮南枣走进教室。同学们领回了自己的“试卷”,只见上面的错字做了纠正,写得有模有样的“好”字也用红墨水加上了圆圈,每人可以数出圆圈有多少个,再领取同等个数的南枣。“得奖了,我们得奖了!”手舞足蹈的学生们欢呼了起来,多高兴!

由浅入深,先易后难,循序渐进,按步深入,楼老师的启蒙教育“四重奏”教学法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49年,楼老师没有继续在我们学堂任教,学生们和他告别了。但是,《十字谣》和那些从楼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,深深烙在我的心坎里,成为漫长的人生路上不会忘却的印记。

寒来暑往,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过去了整整70年,不少往事,古稀之年的我都已经淡忘了,可是《十字谣》这首儿歌却始终记忆犹新,怎么也不会消失。

杨子明

